

著樓樓

# 反芻集



文生出版社

反 芻 集

樓 棲 著

文 生 出 版 社 發 行

• 一 九 四 六 年 •

目錄

1

論雜文(代序).....	一
人性的新生.....	七
奴才的嘴臉.....	一〇
南明的士大夫.....	一二
讀史偶得.....	一四
窮途.....	一六
應考.....	一九
補考.....	二二
災情的看法.....	二四
反芻.....	二六
杞憂.....	三一
鬥牛.....	三五
讓和爭.....	三八

落空的塵聲	四一
銷魂的恩客	四三
玷污了秦始皇	四六
褒美和獻媚	五〇
讀明史·看現在	五二
災民的食譜	五五
演不完的好戲	五八
敲剝的花樣	六一
人狗之間	六四
仕商同途	六七
鯉星會(雜曲)	七〇
又是暗殺	七三
「荒涼」的註脚	七五
理想的圖案	七九
後記	八一

論 雜 文 (代序)

(一)

魯迅先生逝世後不久，記得曾在一本雜誌上看過一篇關於雜文的文章。大意這麼說：在統一戰綫裏面，不再需要諷刺的雜文了，雜文將會滅亡了。

事隔十年，這位預言家的預言並沒有應驗，雜文並沒有滅亡，它依然還在戰鬥。不僅是存在，而且在發展。就在「統一戰綫」時代吧，據我所知，也似乎還有雜文，它並沒有自行殞滅，躺進墳墓；倒是那位作者太性急了點兒，把統一戰綫幻想得太天真，把雜文幻想得太羸弱。因此，他那虛妄的定罪，對雜文不僅無損於絲毫，反而自己的論斷掉落在時間的河流裏，給波濤淹沒了。要不是我在這裏給它擰了一下，讓沉渣作浮泛的一瞥，恐怕早就給人家遺忘了。

(二)

雜文在文壇上，一開始就遭受到大小文人的冷遇和奚落，到處被窒息，被圍剿，一如真理到處被窒息，被圍剿。但它本身也是武器，也在還擊，像一枝「林中的響箭」，像一顆暗夜的流星

，它在魯迅先生手裏，站定了脚跟，磨利了鋒刃。在新文藝的領域裏，它的歷史最短促；但在戰鬥的場台下，它的戰績最彪炳。

現在，它闖出了文藝的宮門，進軍到一般的文化圈中作奇襲的突擊；有時又像七首一瞥，在百萬軍中斬將搴旗。

### (三)

雜文領域的擴大，正是雜文本身的發展，也正是它的足跡在文苑裏踐踏得更廣更深。到了現在，一如有泥土的地方就有野草，有文化的地方就有雜文。一個魯迅先生逝世了，有千百個繼起者踏着足跡而來。儘管還沒有誰能像魯迅先生的深和廣博，諷刺和辛辣；但雜文的戰鬥精神，卻被後起者繼承下來了。

原因在那裏呢？雜文的土壤是現實，而它的根芽是真理；真理和雜文結合得最緊最密。因此，諷刺現實，無往不利；暴露黑暗，摧枯拉朽。塵封了的真理，給雜文洗刷得光照四野。也正因為這樣，雜文這武器，祇能和真理結合，且永遠為真理所有。絞殺真理的野心家，雖然也企圖把雜文作為御用的鷹犬；但這樣的努力毫無用處，一離開了真理的雜文，便不能再成為武器了。玩火弄火反而引火焚身。

(四)

雜文和真理的結合，也正是雜文和歷史和人民的結合。這幾年來，人民的進步最快，但歷史的行程卻最迂迴，反歷史的逆流也還波瀾壯闊。這樣構成了現實的矛盾，也構成了雜文的豐富的題材。特別是最近一年，現實的矛盾更是多樣多姿。在這矛盾的土壤裏，雜文像繁花似的燦爛，說起來原是一件極自然的事。

這一年來，叫罵得最肉麻的是一批落水的花狗們，大樹倒了，但獼猴卻並不走散。牠們從水裏爬了出來，抖了抖身上的水漬，又大搖大擺，儼然以愛國者自命了；於是製造謠言，誣壞真理；煽惑內戰，血污民主。但這副假裝的愛國衣裳，掩藏不了那條向「皇軍」乞憐過的尾巴。雜文的七首，一年來就不斷地向這批花狗們作諷刺的投槍。

但叫罵得最無恥的是絞殺人民的劊子手們，他們一方面在校殺人民，一方面又假裝民主。較場口的打手劉野樵一流人，下關車站的所謂「蘇北難民團」，就都是的。這樣搽白了鼻子的丑角，到處招搖。雜文就不斷地譏嘲過那丑角們的粉臉，並且指出過那躲躲藏藏的血手。因它站在真理的旗下，發出正義的槍彈，才能所向無敵，當者披靡。

(五)

雜文枝葉的長成和繁花的秀苗，是現實的土壤滋養的結果；但真正傑出的作品，這一年來卻並不多見。儘管雜文沒有停止戰鬥，但它的戰鬥性還沒有盡量的發揮。我們所看到的雜文，幾乎都是政論的改裝，正面的突擊，諷刺性減少了，辛辣味沒有了。一般的作品都追隨在時評後面，投擲出去的手榴彈僅僅碰到了狗底皮毛，到底不如剛好投中了鼻樑上的石子。

雜文的精華全在於它的諷刺，全在於作者見解的精闢和深入。魯迅先生所開闢的道路，是一條歷史的道路。把他「二心集」前後的雜文集對照一下，那諷刺的強烈，見解的精闢，跳出了個人恩怨的藩籬，劃清了階級仇恨的界限。那原因，就是魯迅先生所走的道路，越走越接近真理；而他的雜文的戰鬥性，也就愈發揮而愈盡致了。

因此，雜文武器的使用者，本身就應該是一位勇士，一個胆怯的懦夫是無法使用雜文的。戰鬥生活的烘爐，才是鍛鍊雜文的最好的烘爐。寫雜文並不僅是一種寫作上的技巧（雖然它很需要寫作的技巧），而且是戰鬥力的考驗。目前雜文筆調的漸漸的一致，題材的漸漸的一致，風格的漸漸的一致，才是雜文的真正的危機。雜文對於時評的追隨，那正意味着作者的躲懶，和作者底戰鬥力的貧乏。雜文格式的漸漸趨於一致，並不是雜文的自然的「定型」，反而是落在八股的窠臼裏去了。



雜文的成爲武器，全在於它的靈活使用上，它的「定型」反而是它的枷鎖；因此，雜文的作者，還得在鬥爭中開闢新路，不僅要追上魯迅先生，而且要超過魯迅先生。

## (六)

有人認爲：雜文的諷刺性，應當跟着現實的變化而遞減；而現在，雜文可無須強烈的諷刺了。要是現實裏的言論自由真的實現了，一切絲錯矛盾的現象比較合理了，雜文的諷刺性誠然會跟着遞減的。但目前現實的情形卻恰恰與此相反；言論自由的圈子不僅沒有放寬，而且愈縮愈窄。抗戰期內所碰到的是檢查官的剪刀，而現在所碰到的卻是劊子手的刀斧。在目前，要是主張減少雜文的諷刺性，那是解除雜文的武裝，這恰好是統治者及其幫忙者一羣人底願望。

強調雜文的諷刺性才是加強雜文的武裝。對現實不敏感的作者，永遠不能成爲一個雜文家。也有這樣的一種作者：他要選擇一個作戰的陣地：不是理想的陣地他不願意插足，因爲在陣地上他常常過於暴露了自己。這樣，不是理想的陣地，自然無法射擊了。

一個聰明的作者，應該善於作機動的戰鬥。在理想的陣地上，他固然可以出擊；在敵人底陣地上，也同樣可以出擊。在敵人底陣地上掩護着自己的進軍，才是一位雜文的能手。雜文的作者應該不選擇陣地，在任何的場合下都要能夠作戰；不過，在怎樣的陣地上要運用怎樣的戰術，這

就全靠作者聰明的選擇了。

要是一位作者在有利的陣地上才能作戰，那他的作戰能力可有限得很。

在敵人陣地上的出現，絕不是意味着向敵人低首投降。放棄了自己立場的人，是一個懦夫，一個叛徒，永遠不能成爲一個勇士。而雜文的作者，卻要永遠是一個勇士。在任何的場合下，他都不能放棄自己底立場；但他應該按照自己的目標，走迂迴曲折的道路，來完成他的目的。

(七)

選擇觀察的角度，加強觀察的目力，磨利使用的工具，伺候敵人底弱點，雜文作家雖然不是變形虫，但應該有變形虫的敏感，和變形虫的靈活。

多樣多姿的現實，正要求多樣多姿的雜文，畫出現實裏的各種各樣的臉譜。

雜文的道路是歷史的道路，真理的道路，它不是愈走愈窄的牛角尖，而是愈走愈寬的康莊道。

諷刺性越強，鬥爭性越強；現實中鬥爭的場面愈複雜，愈尖銳，雜文的鬥爭性也就要愈諷刺，愈辛辣愈好。

## 人性的新生



前年，在不知那一期的「光明雜誌」上，讀過一篇「韓信與阿Q」的文章，作者的名姓雖然給我遺忘了，但那篇文章給我的印象却很深。

內容的大意是說：韓信的受胯下之辱和阿Q的「兒子打老子」的精神是相通的。然而，受辱之後的韓信却能發奮自勵，終而拜將封王；而阿Q，却只止於「精神勝利」，喪失了應該有的自信心。其原因，在於：韓信是生長在「閉關自守，惟我獨尊」的古老的中國；所以韓信所代表的是自信心極其強烈的中國人性的典型。而阿Q，却是生長在被帝國主義所壓迫，所侵凌的時代，「排外心理」一降而為「怕外心理」的時代；所以阿Q所代表的是自暴自棄，自信心完全喪失了的中國人性的典型。

站在歷史的面前，照出了這一副可恥的嘴臉，我們該如何的警惕與自覺！

然而，中國的歷史難道永遠停留在阿Q的階段上麼？

二十個月來的神聖抗戰，給中國歷史以一次血的洗禮。自然，我們所爭取的是國家自由，民

族解放；然而，我們不要忽視了同時要爭取人性的新生。

我們停留在阿Q的階段裏有多少年代？忍受着被凌辱，被壓迫的恥辱有多少年代？過去外國人士用着怎樣的眼光來看待我們？不要含糊，說響亮一點！

神聖抗戰的血的洗禮，把「人」與「奴隸」的界限洗得很分明，也很清晰。在「人」的旗幟下，有千千萬萬的在掙脫鎖鏈的一羣；在不管近和遠的國度裏，也有千千萬萬的人羣在幫助我們粉碎手脚上的鎖鏈；因為真正的文明所需要的是「人」，並不是「奴隸」。

然而，在「奴隸」的旗幟下，也仍然有不少阿Q型的嘴臉；有粉墨登場，甘心做傀儡的丑角；有高唱和平，向敵人秋波頻送的政客官僚；有闊綽豪華，在「世外桃源」縱情聲色的公子王孫；也有高談救國，但暗中却把人家汗血凝成的救國捐塞進荷包裏，準備國亡以後，還可以作海外寓公去的貪官污吏……：不管嘴臉如何變化，但左右心房心室所貯積的都是曾在阿Q身上流過的血液——「抗戰必勝」的自信心梗在他們「恐日」心理的刺刀上。

歷史在向前開步走，這一羣人却背着「奴隸」的大纛崩潰下來。

歷史安排下了阿Q，終而把阿Q揚棄了——中國是新生了，阿Q也應該新生了——他們却可憐到連這一點都沒有看出。阿Q的新生，是幾十年來被壓迫被凌辱的歷史所鍛鍊出來的「必然」

，過去的恥辱是滋養他新生的糧食。若說韓信是中國人性的「肯定」，阿Q是中國人性的「否定」，則新生的阿Q該是中國人性的「否定之否定」了。

新生的阿Q並非韓信的回復，韓信的報復觀念僅是個人的覺醒，出發於個人主義，歸宿於個人主義，他底滅亡的悲劇充分暴露了這一個缺點。

不僅韓信是這樣，就是和韓信同一歷史圈的人物如伍子胥，越王勾踐，……也莫不如此。

新生的阿Q是民族的覺醒，民族的叫喊，他擺脫了個人主義的窠臼，表現了民族的整體和民族的韌性。

韌性，也是從恥辱中提鍊出來的——沒有過去的恥辱，便不會有現在頑強的韌性；這韌性，是從恥辱中成長，終而把恥辱揚棄了。

阿Q的新生是人性的回復，而且是人性的長成和發展。要說明這一個事實也只有根據歷史：歷史只能帶給中國以磨折，却不能帶給中國以滅亡，過去歷史安排下的四分五裂的局面，經過這次血的洗禮之後却漸粘漸固了。民族的韌性的發揮，便是一個證明。

「人」和「奴隸」的界限一分明，消長的結果便可以預約：前者在血泊裏新生，後者將在血泊裏毀滅。

一九三九年三月於香港

## 奴才底嘴臉

五胡亂華，在歷史上留下了很大的遺毒，媚外的風氣，流行很廣。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隨書經籍志》裏所載的學鮮卑語的書籍更多。

這是一副奴才底嘴臉。

那時候，漢人是農奴，鮮卑是武士；前者是被壓迫者，後者是壓迫者；兩個階級之間有很深的仇恨；然而，高歡却善於調和。他對鮮卑說：「漢人是汝奴，夫爲汝耕，婦爲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飽。汝何爲陵之？」回頭對漢人却又彈另一調子：「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絹，爲汝擊賊，令汝安甯。汝何爲疾之？」

這是另一形態的嘴臉。

讀歷史時讀到這兩段，每每要面紅耳熱。一方面感到歷史上媚外的可憐，一方面要痛恨高歡的狠毒。

最可憐的莫過於現在的奴才。他們不僅希望「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且還要開脫自己的國籍，罵自己的同胞「中國豬」。嗚呼，侵略者沒有進步，倒是奴才進步了！先前奴才的嘴臉原不過獻媚，現在的奴才却除了獻媚之外，還要狐假虎威。「漢人學作胡兒語，反向城頭罵漢人，」奴才底嘴臉到底是進化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於香港

## 南明的士大夫

南明時士大夫的險譜是頗為新鮮別致的。清兵壓江，國勢已危，馬士英身掌中樞，徒以鋤正人，引兇黨為務；阮大鋮是衆惡所歸的人，且名懸「逆案」；但馬士英偏要起用他，把他慫恿得趾高氣揚，企圖陷害反對者：「彼攻逆案，吾作順案以之對」——簡直要給反對者加上一頂「李自成黨」的叛逆帽子了。試看當日左良玉上的「疏」：「……尤其著者，借『三案』為題，凡生平不快意之人，一網打盡……」這些話都是實情，到了現在也還要叫人搖頭歎息的。

然而，「一網」還沒有「打盡」，國都却已傾覆了，連自己的一顆頭顱都沒有保留得住。

馬士英雖可惡，但究竟還有點兒血性，金陵淪陷，奉太后奔杭，還想再續「國統」；待真的再沒有辦法了，也還想揀一個「太祖子孫而立之」。鄭之龍就會經在「隆武」面前替他說過情：「不即叛降，而亟亟求太祖子孫而立之，一念可嘉」。雖然他的「續國統」只是爲了可以趁機會發財，但他究竟不敢下流到去當「漢奸」。待國亡家破，「國統」完了，金條銀條完了，自己便也拉倒——這是一個頗爲悲慘的結局。



現在的士大夫，似乎竟還有人附綴車鬼的屍身而還魂，似乎連馬士英在當時不敢作的下流勾當，自己也居然做得出來。歷史真是愈出愈奇。

一九三九年三月於香港

## 讀史偶得

歷史上借外力平內亂的先例並不少，最著名的莫過於吳三桂的引清兵入關。其動機雖然不過是「衝冠一怒爲紅顏」；但後世的人都不惜給他一頂「漢奸」帽子。

當李自成殺進北京，逼死崇禎，正是舉國尊尊的時候；清人因緣時會，爲明帝后發喪，令臣民服喪三日，在當時也頗有人「感恩戴德」的吧。後來鳳陽總督馬士英擁戴福王由崧即位於南京，史可法還受到清將的一頓申斥；什麼「春秋之法；有賊不討，則新君不得書即位」。弄到史可法要從歷史上搬出中興史實來解自立之嫌；且還善爲辭說：「謹於八月，薄治筐篋，遣使犒師；急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當時史可法並不願提「和平方案」，只以大義責之：「貴國驅除亂逆，兵以義動；若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將爲賊人所竊笑」！

其實，說清兵是「義師」，原是無可奈何；清兵的最後目的，在乎搶奪「國器」。所謂義師討賊，不過是一個幌子而已。史可法何嘗不明白？

難道歷史真是循環的麼？到了現在，居然還有人想做吳三桂，「內蒙駐兵」，「共同防共」，又在師滿清亡明的故智了。

現在國內根本就沒有李自成的「亂逆」，——隨便抓住一黨，拿來當做「亂逆」，不是瞎了眼睛便是別有心腸。敵人頗熟悉中國歷史，知道要欺騙現代的「吳三桂」，非先造成「亂逆」的空氣不可。「共同防共呀」，不過是敵人的詭辭，可怪的是：還居然有人去上鈎！

吳三桂的請清兵，是「衝冠一怒爲紅顏」。爲了呷醋而做漢奸，雖然可殺，但推究其動機，只是一時胡塗。現代的「吳三桂」呢？連牀頭的黃臉婆也出來給他策劃了。呷醋的理由不成立，那就只爲了「官癮」。

吳三桂不也是做過平西王的麼？結果，鬧了一場三藩之亂，不得善終——現代的「吳三桂」其鑒諸：當心再做覆車鬼！

一九三九年三月於香港

## 窮途

智識青年對於出路問題是頗爲迫切的，證據就在於書坊裏的新雜誌上都有關於這方面的文章。既有人害病，自然就有應急的靈藥。但不知是先感到了病然後才有應急的靈藥呢，還是先看見了賣藥的廣告，這才想起自己的病來？總之，這些應急的靈藥就不很靈，我來找去還是沒有一條好「出路」。

古時也有所謂「出路」問題，不過和現在不大相同。古之士大夫，有一位行吟澤畔的屈原，唉唉呀呀了好些日子，唉呀出一部「離騷」，因爲有些文采，一直流傳到今；但他本人卻悲憤於窮途末路之餘，縱身一跳，投汨羅江去了。

這位三閭大夫真的到了窮途末路了麼？並不是的。他是暫時失去了主子的歡心，高等奴才做不穩了，於是乎痛哭流涕；而痛哭流涕還討不回主子的歡心，便索性跳汨羅江，拉倒。

後代公卿大臣的屍諫，死諫，都是屬於這一類的作風。至於稍不得志，便抑鬱寡歡；寫「離騷」無此才，投汨羅無此胆的白面書生，已是等而下之的了。

今之士大夫，便和這不同。他會變，扭身一閃，忽然土行孫似的不見了；然而用不着擔心，通一通電，寫一篇文章，又有了新的主子，也就有了新的「出路」。既不必抱怨主子的埋沒才能，又不必悲憤自己的窮途厄運。近兩年來，這種情形更甚。這邊下野，那邊升官，連電也不必通，文章也不必寫，新的主子便賞識有加。「調整綱要」，「賣國協定」又算什麼呢？入有護衛，出有汽車，行坐不怕危險，就只漸漸失去了一件：自由。

「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這是今之士大夫的窮途。

常人卻與士大夫不同：他既不徬徨，也不苦悶，他不急急於找出路，而是腳踏實地的在走。倘使沒有路呢？便逢山開路，遇水搭橋，遇荆棘則披斬。到了真的途窮時，勒緊褲帶，還是走。最後總有一條出路在眼前：追上梁山，別有天地。

自然也有倒在中途，死於溝壑的；但這是弱者，也就是為一般所詬病的沒出息的人，毫不足道。

然而，關心世道人心的正人君子之流，卻又担心青年人的誤入歧途了。祇要青年一走動，他們便驚心動魄，連忙喝住。即使是救國之道吧，他們也有話可說的：什麼「國固然要救，而偏激卻不應該」等等。他們最大的目的，便是不要走，把所有青年人願意走的路都封塞起來，用人工

造成處處是「窮途」，然後留下了一條出路：向上爬。

可惜青年人又彷彿不願意爬，他甯可踏破鐵鞋地走。沒有辦法，祇好封路，豎一塊「此路不通」的牌子。然而「本來就沒有路，路是給踏踐出來的。」奈何？

既然本來就沒有路，也就沒有所謂「窮途」了。這窮途，其實也是心造的幻影。大胆的邁步跨過去，懦怯的便畏縮不前，終而停了下來。

可見關路時需要智慧，走路時需要勇氣；否則到底還是不行的。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於柳州山中

## 應考

三卷一期的「野草」上，有一篇天吏先生的「仕而優則學」的文章，它是湘省第五次高等檢考國文題的一半，原題是：「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其連環性如何」？天吏先生搖頭曰：「這是第一遭的奇聞。」

我想應考，可惜已經趕不及，「學優」與否，雖未敢知，但「仕」是沒有希望的了。但我還是應考，投給「野草」：倘蒙編者不棄，發表出來，雖不能「仕」，稿費却是少我不了的；但倘若編者認為卑之無甚高論，塞進字紙籠裏，這就證明了自己「學」尙未「優」，也算應考過了。

「學而優則仕」，明白得很：榜上題名，官有得做；但做的却是一員小官。「仕而優則學」呢，題晦意隱，先得解題：「優」者，優缺也，「仕」而能補優缺，則不能靠高考進身也明矣。這「仕而優」的來歷，大抵不外有三：一，出身貴家門第，或將門後裔；二，闊人的女婿，或顯要的舅爺；三，跟顯要一齊闊起來的他的密友或者馬弁。因此，「仕而優則學」，一點也不算得「奇聞」，這正合乎中國的古訓：亡羊補牢，猶未為晚，聖人對學問還得日日新而又日新，况「

「仕而優」者乎？

不過，成問題的却是「仕而優」下面的那一個「學」字，「學」什麼呢？擬計劃，寫文章，寫演講稿，有「學而優」者在，有祕書，有顧問，用不着自己來「傷腦筋」。聰明一點，或者有點兒根基的，就學寫字，學畫行，學寫招牌，題扁額，寫中堂；有時也學做詩，酒綠燈紅，拼頭在抱的良宵，彈彈「醉枕美人膝，醒握天下權」的舊調；稍不如意，則學念佛，打坐，參禪，或者學裝病。這是風雅一點的「仕而優」者的「學」。至於因父兄暴「闊」而「仕優」的土佬，或者不識之無，用槍桿打定了天下的英雄，或者是英雄所提拔出來的馬弁，這一流的「仕而優」者，學的大底是：怎樣擺威風，打官腔；恩人的一步一趨，他也要學。最後，也學長生不老。

但不論有怎樣的分別，有一點總是相同的：面子上學清廉而腰包要漲，這是易學難工的最奧秘的一門。學成了的便終身受用不淺，學不成的則往往送了性命。

因為先有了「仕而優」，所以才需要「學而優」；倘若沒有後者，則前者的公事不能辦，辦不通，計畫，文章，演詞，也沒有人草擬，他也就不能「仕而優」了。但倘而沒有前者呢，意見則頗不一致，有的說，倘沒有前者的分踞了優缺，「學而優」者的「仕」也就可以「優」了。這有點近於革命論，危險得很，不足為訓；所以還是「仕而優」者底口吻較為妥貼，就是：不是我



們，誰要你們這批書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這是先賢的遺訓，沒有誰敢駁的；但證之以新的事例，却未必盡然，有時勞力者可以治人，而勞心者也可被治於人。自然，倘說苦力可以做大官，那簡直是發大昏。

所以，這「仕而優則學」與「學而優則仕」的連環性，簡直是扭結不滑。照新派人的口吻來說，就是互相「滲透」，互相「矛盾」。惟其如此，才有「學而優」的不「仕」，「仕而優」的不「學」；於是乎招才來了高考罷。

一九四二年一月於桂林

## 補考

## ——「仕而優則學」的又一解——

我在「野草」上「應考」的文章，給一位在長沙「仕而」未「優」的朋友讀到了，寫了信來，提出他底不同的意見。轉述無趣，不如節錄：

「不過，據我所知，似乎還有一些仕而優的人，他不但學而已矣，而且還是一切學術的權威大師，甚或壟斷一切學術，他常常批評誰的文章放屁，誰的書讀得太少，又指給人讀那種有價值的書，或不許看那種沒價值的書……」

誠如這位朋友所云：比我說的是「更勝一籌」了，那就算我前次的「應考」是落第了吧。

儘管一個人的出身怎樣微賤，但一旦躍登「仕」途，高踞「優」缺，那他就可以自命不凡，一切學術彷彿都給他捏在掌握裏。其原由大抵不外是：「文章乃千古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過去科舉時代，「仕而優」者往往就是「學而優」者。革命以後，雖然時移勢易，情境不同，但餘風猶在，依然值得神往。不學的人，偏偏要借古人而自重，用以掩飾過去的微賤，抑且企圖

擠身於士林。早幾年前，拚命提倡讀經的英雄，並不是鑽研有素的經學大家，倒是用槍桿打出了江山的「仕而優」者——正是一個好例。

「學而優」者不「仕」以後，過去的光榮從此沒落了，「學」和「仕」便真正脫了節。然而學者畢竟是學者，究竟還有一點虛名；但虛名也畢竟是虛名，始終不免要賣身投靠，而購買的人，便索性連這僅有的虛名也給取而代之了。這樣，一方面說明了中國畢竟「革」過了「命」，但同時也說明了這「命」「革」得怎樣的合乎「中庸」，一點也不偏激。

中國的「學而優」，一向就只是一個虛名，只要能夠「仕而優」，學優與否倒是不成問題的。這也不是革命以後的事，而是早已如此的了。科舉時代，「學而優」是「仕而優」的敲門磚，但後來可以捐官——不學也能仕了。再演變下去，槍桿打定了江山，「學而優」就變作了「仕而優」的墊腳凳，那些「仕而優」者要做「一切學術的權威大師」，甚而要這樣，要那樣，正是自然發展的結果。不信，你試查查那些主考官的底細去看！

一九四二年三月杪於桂林

## 災情的看法

是從報上看來的消息。

廣西日報的「陪都來鴻」，有一段報告川北災情：去冬幾場的「大黑淋」和幾場大雪，紅薯爛掉，損失嚴重，被災區域廿六縣，災民達二萬人。據說，災情之重，半因天災，半因人禍。據川北同鄉會報告：「川北田賦征實之重，甲於全川，而政府催科嚴急，地方官吏及保甲，藉端敲膚吸髓，人民之不能應付者，則鎖押隨之，鄉公所成爲廣大之監獄，並即由保甲人員蠻橫入室，將牲畜及衣物等掠去典售抵償。又次，拉丁賣丁之風，尤爲震駭古今，慘不忍言。至今十室九空，人民老弱轉於溝壑，壯者散於四方……」

但視察員的報告，卻不相同：「大概受災最重者爲七成，最輕者爲三成，各縣平均則爲五成。」而糧食部徐部長的說法，却又打了折扣：「川北災情，並不如報紙所說之嚴重。縱有災情，亦甚輕微，且已成爲過去。」

同樣的災情，官方與民方的看法就相差得這麼遠。報上說的「災情慘重」，一到官家眼裏，

便變成「輕微」和「過去」了。老實的讀者，不明真象，無所適從。但明眼的讀者卻心裏明白，因為答案並不難找：糧食部負責人認為說「災况」的是企圖「逃避征實」。照同樣的說法反掉一下：說「災情」「輕微」和「過去」的，他正是爲了「征實」。

世間竟會有這樣的事麼？爲了逃避「征實」，竟甯可讓「保甲人員蠻橫入室，將牲畜及衣物等掠去典售抵償。」新聞記者該不要「逃避征實」了吧，但也爲什麼報道「災情嚴重」呢？莫不是那些「敲膚吸髓」，「鎖押隨之」，「震駭古今，慘不忍聞」的慘劇，不過是攝製鏡頭的「假裝」，給人家當實情看待麼？但據我看來，問題正在於視察老爺到了災區時，給當地的地方官吏和保甲的酒席熏昏了，再加上「敲膚吸髓」而來的意外的餽贈，到了報告書上，災民的痛苦，給打了對折；再經過部長的鑑定，就自然成了「輕微」和「過去」了。

如此說來，杜甫的「石壕吏」，也可說祇是詩人的「幻覺」；孔子「在陳絕糧」，和「三月不知肉味」，祇不過想騙得一個「聖之時者也」的頭銜。川北二千萬的老百姓，爲了「逃避征實」，竟讓「紅薯」爛掉，數月不知「薯味」，「老弱轉於溝壑，狀者散於四方」——這曠古未聞的苦肉計，要祇不過是想「逃避征實」，則這種「征實」的德政，也就夠「震古駭今」了。

反  
芻

這是一個光輝燦爛的時代，但在文壇上却還是冷落荒涼。十幾年來，批評家們就在呼喚「偉大的文學作品」；但批評家們並不是催生婆，作家們也並不就是產婦，偉大的「作品」還是「千呼萬喚不出來」。樂觀的在希望「將來」，悲觀的在埋怨過去：「我們沒有高爾基，沒有托爾斯泰，也沒有……」於是，下半截的話幸而沒有再說：「既然沒有偉大的作家，還說什麼偉大的作品！」

從文學革命到現在，也不過是短短的廿六年，新文學的年齡，實在還短得很。拿歐洲的有豐富遺產的文壇的尺度來衡量自己，從好的方面說，是過於苛刻；從壞的方面說，是毫不自量。

而且，文學雖不能人工「受孕」，但它却需要政治的「溫床」。這卅年來的中國政治，從來就沒有過民主，自由。文壇的週遭伺候着槍口和陷阱，作家的筆尖常常給碰着槍桿和刺刀。「真理禁錮在監獄裏」，偉大的文學作品要是產生出來了，也一定給禁錮在檢查官的抽屜內。

中國作家們的生活，特別悲慘，整年累月，生活上的瑣事都要迫上頭來。油鹽柴米，把作家們底心力剝削了大半。「窮而後工」，祇是騙人騙鬼的說法；「貧病交迫」，是中國作家們的生活畫圖。像已故的王魯彥，久病的張天翼，不過是顯著的實例而已。

生為中國的作家，生命像行駛在激流中的木船，不在「政治」和「生活」的兩個石礁上碰得焦頭爛額，已是一件幸運的事。「一求生存，二求溫飽，三求發展。」（魯迅）常人如是，作家也不能例外。

要是抹熬了這些條件來要求「偉大的文學作品」，不是認識不清，便是有意歪曲。

## 二

抗戰初期，文壇上有過一個黃金時代，這有幾方面的原因：一，政治上的氣壓好轉了，「團結統一」的口號實現了，替文壇鋪下了「溫床」；二，作家的熱情燃燒了，擁抱「時代」的熱力增加了，「文章入伍」，「文章下鄉」的口號實踐了，作家的視野和生活擴大了；三，「一切爲了抗戰」，文學也穿上了戎裝，作爲動員民衆，教育民衆的工具被使用着。它已不是可有可無的名士的消閒品，而是武裝頭腦的最有效的武器。這情形，不僅在中國是這樣，在蘇聯也是這樣。

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的文壇特別燦爛輝煌，像愛倫堡，和去年逝世的A·托爾斯泰……那樣優秀的作家和他們底優秀的作品。

中國文壇在這時期，產生過不少優秀作品：短篇小說，報告，劇本，詩歌，但仍然還沒有「偉大的文學」。原因是：中國的被迫抗戰，一切都沒有準備得好。動員第一，凡是使用得着的武器都拿來使用了。中國民族要用鮮血來寫歷史，作家們自然用興奮的熱淚來寫文章。因而每一篇作品都洋溢着熱情，充滿着愛祖國，愛土地，愛人民的血淚。正因如此，感情不免稍稍流於輕浮，不夠深沉，洗煉；但作家的步調幾乎是完全一致的。但缺點也正埋伏在這兒，「差不多」和「抗戰八股」，正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這個時期沒有產生出「偉大的作品」，實在毫不值得驚奇。中國是一個貧乏的國家，事事毫無準備。從了軍的作家們，做別的事情去了，他不能單獨坐在火線下，靜靜構思他的「作品」。他們這時候的任務是：把自己獻身於抗戰。在「獻身」的過程上，正可以積蓄他底題材。他獻身的程度越深，越廣，他可能積蓄的題材也就越豐富；他「擁抱」抗戰的情愈熱，他獻身的心也愈切。這時候的作品都是素描，速寫之類的東西，事件是一個表象，人物是一嘴一臉。這些題材，倘要嚴格說起來，不過是「素材」而已，題材還得經過剪裁，人物還須加工雕刻。



以後，政治的逆流高漲了，前線的作家們又給「放逐」回來，檢查官的尺度縮得小而又小，生活的浪濤却一疊一疊地湧來。印刷成本增高了，出版的條件越來越艱難，出版上的「明星主義」蔚為風氣，新作家們底稿子連看都不看，老作家們大都生活空虛，創作貧乏。到了後來，市儈作風盛行於文壇，輯舊稿，偷版稅，迎合讀者口胃，印書爲了賺錢，文壇的冷落荒涼，就更不堪聞問了。

## 三

但這是一個光輝燦爛的時代，這一時代的作家，生活的豐富，可說是前無古人。要是追時毫無收穫，如入山探寶，空手歸來，這不僅辜負了燦爛的時代，而且辜負了自己的一生。八年流血的抗戰已勝利地結束了，每個人在八年來都有幾段慘痛的歷程，寶貴的經驗。光明與黑暗的對照，英勇與貪污的對照，骨肉流離與荒淫享樂的對照，發國難財與虧勝利本的對照……到處有典型的事件，典型的嘴臉，五花八門，俯拾即是。抗戰初期衝動的熱情冷却了，我們現在是到了以深思熟慮來代替狂熱叫喊，以堅毅沉着來代替輕浮從事，以典型人物代替一嚮一險的創作的時候。蘇聯的文學名著像「鐵流」，「毀滅」，和「靜靜的頓河」，……都是在戰爭結束後才出版的。

歷史和現實替我們提供了偉大作品的題材，怎樣運用這些題材來創作偉大的作品，這是作家們自己的事，現實不能負責。政治的不民主和生活上的貧困，誠然可以妨礙作家的創作；但人類不是歷史的奴隸，而是歷史的主人。一個真正的現實主義者，應該站在改革現實的觀點上來處理生活和創作的問題。

後悔毫無用處，蹉跎祇有墮落，八年流血的歲月過去了，泅游在這道激流中的人們，不管英勇和怯懦，手頭上總會抓到幾把血肉，骨頭，浮萍或者荇藻，一無所有的也就一無所有。憑着自己底經驗，記憶要是沒有褪色，總會記錄下一點什麼。我們應該把那些淋漓的血肉，反芻，細嚼，把它們一串串的聯結起來，分類，歸納，刻劃，加以人工的染色，把記憶中的人物移植到紙上，把模糊的輪廓刻畫出綫條。我們不必急急要求「偉大」，但我們要有一「作品」，不要交白卷。而且我們要認真創作，不要太馬虎。

要是作家們在這八年流血的歲月裏，竟一無所獲，到了現在，仍然祇能交出一紙白卷。如此豐盈的歷史題材在文學上竟顯得如此貧乏，則可悲哀的已不是時代，而是這一時代的作家了。

「偉大的作品」當不難產生，要是我們對於八年來的血肉能痛苦的反芻，熱情的細嚼。

杞 憂

偶然在一個朋友處看到上海的「大公報」，日期忘記了；但從北平拍回來的專電却還記得清楚。說北平的大漢奸王揖唐之流，依然逍遙法外，沒有逮捕，沒有看管；而且，那些大小漢奸們還有兩句時論：「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別的地方和別的報紙，也有類似這種情形的紀載。

其實，豈止不逮捕而已哉，有的發電一通，聲明反正，說是過去自己的降敵，原有不得已的苦衷。甚麼苦衷呢？「保存實力，以圖報效。」

還有，早在抗戰前給敵人做了傀儡的「王公」，現在却連通電也不用發，又作了我們的「貴賓」，恢復他的「爵位」了。

吉斯林和賴伐爾受審判的時候，他們的供詞也很冠冕堂皇，說他們的賣國行動，是爲了「拯救國家和人民」；但外國人究竟沒有中國人那麼「寬容」，這些「拯救國家和人民」的「功業」並沒有得到「賞識」。

說抗戰必然流血犧牲，也未必盡然的，像這些「先知先覺」們，就給自己保了險：既可以「保存實力」，又可以「爲國圖功」，而那些真正爲抗戰而犧牲了的血算是白流了！

中國的事，有時也實在認真不得。汪精衛初走河內，再走香港，終奔南京，粉墨登場時，全國朝野沸沸揚揚，口誅筆伐，「民族氣節」也給抬了出來；然而會幾何時，這些「落水狗」們又忽然動了有些人的「惻隱之心」了。而且，「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你看，他們彷彿早就從水裏爬了上來，抖清了身上的水漬，要打逍遙遊了。

凡事不能太認真，否則就自找苦吃，「懲治漢奸」的「條例」雖然公佈過了，但大小漢奸們似乎還沒有給審判過。廣州這一隅就不夠「寬容」，報上有「摘奸錄」，漢奸給逮捕過，弄得躲到香港去了的「落水狗」們咻咻然，能「辯誣」的「辯誣」，能「反噬」的「反噬」，既不能「辯誣」，又不能「反噬」的，就躲躲閃閃，也投身到「摘奸錄」下放烟幕，說那些「摘奸」的人是爲了搶「飯碗」。

南方的漢奸們當然沒有北方的漢奸們那樣逍遙，「飯碗」給搶去了，產業也給封閉了，同是一樣的「奸」而遭遇便有這樣的不同，這也許是中國之所以爲中國吧？

我們對敵人的過於「寬容」，不是連魯斯也在南京搖過頭麼？其實，魯斯就不大了解中國的

國情。抗戰前後，我們常常聽到一些名言，說中國人善於同化異族。蒙古人統治過中國，結果給中國人同化了；滿洲人也統治過中國，結果又給中國人同化了。下面的文章，不說也很明白，這就是：讓日本人來吧。

日本人來了後，這些大小漢奸們也許正是「同化」他們的「先遣軍」。「同化」了他們沒有呢？有的，日本人也學會了貪污。重光葵任外相時會受汪精衛的重賄，最近集中營的俘虜，收買地痞，帶他潛逃；這些都是實例。

我們對敵人的「寬容」，也正是「同化」過程。這一套「寬容」哲學教會了「敵人」，將來受用的倒是我們自己。「二十年過後，我們要再來的」，日本的某將軍早就宣稱過了，豈不叫人寒心？現在「寬容」他們，也許要他們將來也來「寬容」我們吧？有一位半名人這樣對敵人說過：「我們不打不相識。」我們打了八年仗，流了八年血，就是爲了「相識」而已。「寬容」兩字也似乎還嫌過份了一點。

漢奸們不懂無罪，應該有功，這還不夠明白麼？但據說中國人善於寫文章，事實是一套，文章又是一套；因此，「懲治漢奸條例」還是需要，正如「民族氣節」的牌子還是需要一樣。

北平漢奸們的「時諺」，並非「聊以自慰」，倒實在是中肯之談。苦了的倒是南方的漢奸羣

四一

。不幸的是會仲鳴，更不幸的是吉斯林和賴伐爾，泉下有知，也當死不瞑目吧。

祇是我担心一件事，但希望它不會來：倘日本人竟不「寬容」我們，而在二十年過後再來的話，恐怕大家都要「保存實力，以圖報效」了，誰還再願意「取義」「成仁」？

這自然是杞憂，我們的大人先生們連聽也不愛聽的。

一九四五年十月於廣州

## 鬥牛

最近哈佛大學分析紀元前五百年到紀元後一九一八年中所發生的九〇五次的主要戰爭，以參加的國家，戰士和死傷人數的多寡做研究的材料，結果認為：第一世界大戰比以前九〇一次的戰爭總和還大七倍。

根據另一研究的估計，這次大戰大約比前次大戰又要大四倍。而且，原子彈還是在戰爭結束前幾天才投放的。

這一分析，自然要叫很多人驚心動魄；因為據說，第三次大戰的信號又在吹奏了。

幾天來的報紙，不正在熱烈反映美國的輿論麼？美國人說，中國怕要變成第二個西班牙，而西班牙的內戰卻是這次大戰的信號。中國要是變成了第二個西班牙，那現在正熱烈進行的「內戰」，當然也可以算是第三次大戰的信號了。

別人聽了不知道要感到怎樣，但我卻要打一個寒噤。

西班牙是出名的鬥牛場，內戰爆發時，各國政府都好像在看鬥牛戲，斂手不動。祇有德意兩

國是例外，默默不響，卻拚命支持着佛朗哥。佛朗哥這樣才獲得了「勝利」。

現在，中國也要變成西班牙第二了麼？中國沒有鬥牛場，但過去的田單曾經用過火牛破陣，以牛鬥人，踐踏，衝殺，旁觀者有熱鬧可瞧，而且還有收穫。可見中國人和鬥牛也並非沒有淵源。有歷史癖的人自然可以再看二下熱鬧，反正被踐踏，被衝殺的不是自己，而是那「蠢如鹿豕」的老百姓。

不過，現代的牛和過去的牛就大不相同；過去的僅僅在角上縛兩把利刃，現代的卻是裝甲的坦克，而且還裝了小鋼砲，機關槍；而且，還有來自空中，一陣衝殺，他的威力，不知道要比從前的「大」幾千百「倍」。

但中國的老百姓們，對於鬥牛卻毫無興趣，尤其是被踐踏，被衝殺的滋味，過去嘗得太多：八年以前嘗的是自己人底，八年以來嘗的卻是日本人底，正是極其兇狠的裝甲牛。而現在碰頭的又是這些裝甲牛，但身世已不分明，不知道是自己人底，還是外國人底。不管怎樣，被踐踏，被衝殺的滋味卻毫無二致。而那些遠隔重洋的外國人卻一味的興高采烈，裝甲牛還是一批批的給逼進來。

外國人可以「隔岸觀牛」，中國人卻沒有這種福氣。外國人大可以把中國變成西班牙第二，



鬥牛

中國人卻連想也不願意這樣想。

鑼鼓已經開場，鐵牛已經出動，外國人在拍掌，中國人也在拍掌，自己做了悲角，自己還以為在看人演戲，這真是歷史的悲劇！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於廣州

## 「讓」和「爭」

重慶文化界招待政治協商會議代表的席上，一位夢人先生要求大家對政治要「讓」，不要「爭」。

這是一個打得很好的如意算盤。

我們先看一看「讓」的歷史：九一八事變時，我們是「讓」；何梅協定，我們還是「讓」；前一「讓」讓去了東北，後一「讓」讓去了冀東。

這是我們對外的「讓」，對內可不行了。當時的學生小子們要政府不要「讓」，而要「爭」。平津京滬粵的學生們於是起來遊行請願，但可碰到了對內不「讓」的軍警們的刺刀，警棍和水龍頭。遊行請願的學生們有的送了性命，有的「自行失足落水」，有的無端失蹤，總之是：又流了一次新的血。

對外「讓」的時候，偏偏就是對內「爭」的時候。

後來，對外果然「爭」起來了，但對內還是不能「讓」。「曲線救國」的理論就是對外寧可

讓對內却不能不「爭」的「救國哲學」。

這種「讓」和「爭」的結果，也把自己人教聰明了：要「爭」。於是，提出了要求：爭「自由」，爭「民主」。因為過去中國的老百姓們接受了先聖先賢的「禮讓哲學」，「讓」來「讓」去，把什麼都「讓」掉了。臀部的肉最多，讓給老爺們去打板子；脖子的肉最少，讓給老爺們去砍腦袋。這「打」和「砍」的結果，自然教聰明了一些人：不「打」不「砍」要比「打」和「砍」好得多。活着要比死掉好，大概沒有誰反對的吧？爲了「活」，要「爭」；爲了活得有意義，也要「爭」。老百姓們一無所有了，身家性命既然可以從敵人底鐵蹄下「爭」回來，也就恍然於很多事情實在是應該「爭」一「爭」的。

然而，大人先生們爲什麼還要老百姓們再「讓」呢？大人先生們可從來就沒有「讓」過。昆明學生要求「民主」和「自由」，並不算「爭」，但結果是接受了機關槍和手榴彈，送了性命，還要把死因弄得不明不白。大人先生們可曾想過「讓」一「讓」沒有？自己把一切都齧斷在手裏，還叫人家「讓」。「讓」什麼好呢？「讓」掉生命，「讓」掉自由，「讓」臀部永遠挨受板子，脖子挨受板刀麼？

今天的「爭」，正由於過去百姓們過於「讓」。奴隸們不願意再做奴隸的時候，奴隸總管總

要先來威迫利誘的。這位要人先生的「讓」，正是奴隸總管的口吻。

他的話並沒有說錯，但這應該說給把一切都掌握在手裏的人們去聽。老百姓們既一無所有，也就無可再「讓」；而大人先生們有了一切，又一點不「讓」——可怎麼辦呢？

結果是很顯然的：有可「讓」的非「讓」不可，無可「讓」的非「爭」不可。這樣，天下才能太平；否則，機關槍和大砲早就可以「一統」天下了。

一九四六年一月於香港

## 落空的「應聲」

前些時，留港文協會員舉行座談會討論肅清色情文藝問題的新聞發表後，十九日××晚報的評論上，就來了一篇反對的「應聲」。大意是說：廣州市黨部禁止過色情書報，文協會員不過是「應聲」而已。它又說，除了蘇聯，各國都有色情文藝；因此，不該禁止，讓它自由發展好了。

這是色情的指揮台下躍馬應戰的英雄，一開口就噴給文協一口污血的打手。肅清色情文藝運動，大後方早就舉行過了。去年十月，廣州文藝工作者也開過一次「肅清色情文藝」的座談會，座談紀錄會分別發表在中山日報的「副刊」和建國日報的「文藝之頁」上。想不到色情的指揮台下的英雄們，對國內的文藝運動竟這樣的盲目與無知！

目前的色情書報，特別盛行於收復區，這就可以證明色情書報和敵人底統治有着怎樣深的血緣了。是的，色情書報有它不少的讀者；但這樣不能證明色情販賣者的成功，反而證明了這個社會墮落的深度。「色情」的販賣者並不依靠寫作的技術，而是依靠寫作的下流與無恥！

市黨部的禁止色情書報，不過是一種「掩眼法」，實際上他們何曾嚴厲執行？嚴厲執行了的

倒是「異己」書報的禁止發售。當前的黑暗政治，正好是色情書報的溫床，下流的色情鼓吹者們，對於主子一時的冷淡，大可不必「憂心忡忡」。

「各國都有色情文藝」，並不能作為「色情書報」的護身符。「外國也有臭虫」，難道我們就得讓臭虫吃得「腸肥腦滿」？「色情」的販賣者們，既然甘心於靈魂上的賣淫，就老實承認是靈魂的娼妓好了，何必扭扭捏捏，含血噴人，揮「應聲」的空掌，請「外國」的救兵呢？

色情書報的溫床，過去舖在「大東亞共榮圈」內的「王道樂土」上。現在烟硝飄未遠，火藥味還濃，被壓碎了的「大東亞共榮圈」的陰魂，又早在這批英雄們的筆下「超生」了。背面是「色情」，正面是突擊，一面是麻醉，一面是進攻，「大腿」和「乳峯」上面，架起了大砲和機關槍，槍頭指向，和「共榮圈」內放出來的正是同一標的。倘還不信，請色情的指揮台下的英雄們「來將通名」！

「大東亞共榮圈」的陰魂，色情販賣者的「應聲」，正好畫出了一幅破落的奴才相。

一九四六年三月於香港

## 銷魂的恩客

香港第一篇的色情傑作脫稿了：七家色情報紙都給罰了簽保一千元。

這些報紙以色情的文字取媚「嫖客」，以下流的故事鈎引青年，目的不過是廣招恩客，圖擴業務；但斯文掃地，手段下流，文化機關差不多變成了老妓寨，色情的職業家變成了倚門賣笑的娼妓。

弱者應該受到同情，娼妓的生涯有無邊的血淚，她們底本身就是一個犧牲者。即使傳佈了花柳，但她們先就花柳滿身，跳了火坑。

至於這批以色情賣淫的職業家，他自己卻並不犧牲色相，祇把親人的色相胡思亂想，繪影繪聲，躲躲閃閃，化個筆名，鉛印出來，越肉麻越多讀者，越下流越多銷路，所得的不過幾元稿費，却把自己底親人做了模特兒。這樣雖未免無恥下流，但究竟還是他個人的事，且不管他。不過，浪語淫聲靠捲筒機而廣播開去，春官穢史憑鉛印字而遠近宣揚，讀者花一角錢，精神上手淫一次。而這些精神的花柳菌，却趁此而到處飛揚。

但以色情賣淫的職業家，不過是自甘墮落的文化婊子；要是沒有文化搗母的慫恿和鼓勵，這些精神梅毒將沒法傳播出來。

好了，這一次這些搗母們却尋到了一個共同的恩客，半日綢繆，銷魂一次；可惜的是：這次毫無進賬，反而倒貼了本錢。這一次的恩客確是情場老手，懂得「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竟向搗母們「淘」了一次「古井」了。

不過，拿算盤計算起來，半年才被「淘」一次，而所貼也不過千金。老搗們賣淫半載，富客常臨，有樹搖錢，床頭金「進」，再加上過去在「王道樂土」席上的一筆，區區千金的數目，却又算得甚麼？好在「古井」雖給淘了，恩客却並非無情，早就在「配給紙」項下預支過了。「四下五落」，還有進賬。今後無妨疊被鋪床，重整旗鼓，浪笑淫聲，招搖過市，淘古井的恩客祇有一個，「長與為歡」的嫖客却遍十字街頭。甜頭還在，不妨再來；倘從此收拾了香巢，却未免辜負嫖客的恩情了。

但恩客也已嘗到了甜頭，而「古井」風味又極富於誘惑性，前度劉郎，當心「再來」。這個意外的恩客，畢竟真個夠文化搗母們「銷魂」沒有？

這篇傑作雖然脫了稿，但還缺少一個題目；我現在捕擬一個：「銷魂的恩客」。並且希望這



個「恩客」給這些文化搗母們多來幾次「倒鳳顛鸞」！

一九四六年三月於香港

## 玷污了秦始皇

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幾千年來一直給罵到現在，平心而論，實在是不公平的。

戰國時代，七國爭雄，他幸而用武力打定了天下，功業赫赫，在歷史上第一次用了皇帝的尊號。他信武力，他要獨裁。那時候，根本還沒有民權思想。雖然在這以前，孟軻說過：「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但誰相信他的說話呢？他自己走遍宇內，連一官半職都弄不到手，生前既沒有人理睬，死後也沒有人相信。而戰國時倡議合縱，連橫的都是讀書人，統兵率將的也都是讀書人，秦始皇要鞏固江山，延長統治，自然對儒生不能不戒備了。全部收羅勢有所不能，於是就想到焚書坑儒的毒辣政策。雖然毒，也還儒生出身的李斯獻的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樂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黔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史記「秦始皇本紀」）。

這就夠明白了，「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奉行不力的也要殺。他沒有允許過「諾言」，自稱過「民主」，也沒有答應過人民以什麼「自由」。焚了書，坑了儒，事前有嚴厲的文書，事後有明白的曉諭，焚也焚得光明磊落，坑也坑得光明磊落。他從不粉飾他的殘暴，他不會滿嘴子仁義道德，滿肚子陰險奸詐。他沒有含血噴人，用血洗刷自己的污手。也沒有封鎖消息，檢查郵電，也沒有喬裝學生，大打出手；也沒有利用什麼紀念日，發動什麼愛國遊行，叫一批打手們躲在背後搗毀報社，搗毀書店，撕爛書報，劫去現款。也沒有御用的通訊社，事後發離奇的消息，說「赤匪打新華日報，共黨殺聯大學生，」說「學生激於義憤，羣以石子投擲」報館和書店。……

有些論者以為秦始皇焚書結果焚去了阿房宮，坑儒的結果坑去了秦的國運，這實在是書生之見，成敗論人。倘不是他在政治經濟上橫征暴斂，以七十萬民衆築阿房宮，三十萬民衆築萬里長城，北逐戎狄；要是二世不這麼快把國亡了，把秦朝的國運延續得長遠一些，看後來的論客還能落井下石，隨聲附和麼？在清朝，延續了幾個朝代的文字獄，比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要狠毒；但

文字獄的血蹟早就乾了，現在也很少有人提。那原由就是滿清的朝代延續得長遠，血蹟漸漸給洗乾了，給遺忘了。

與其叫秦始皇是最殘酷的暴君，毋寧說他是最聰明的笨伯。將後代焚書坑儒的政績和他的比較一下，不僅程度上有差異，連性質上也有差異。不過，他焚的和坑的，數量集中，雷厲風行，有堂皇的明文，嚴厲的刑罰，故意造成一種恐怖空氣是真的；但所焚的是「詩書百家語」，並沒有不分皂白，通通燒掉。而聰明的後代人却用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法子：焚了和坑了還不給別人知道，封鎖檢查，扣留消息。看見紅色的書面，便說那是赤化的讀物；看見「馬氏文通」，硬指那是馬克斯的老家。有的書籍給焚了，有的給封了，有的給搶了，有的又給偷偷拿去賣錢。坑人的花樣可更多：「無端失蹤」，「自行失足落水」是一宗；給「共匪殘殺了」又是一宗；拘押監牢，病死獄中又是一宗；「屍首浮江，手脚給鐵絲圍縛」又是一宗；一批批用繩把手脚縛了，半夜裏用船載到江中給沉到水裏去——叫做「消夜」，又是一宗。這些變化無窮的坑儒的法子，秦始皇可就想不到。

秦始皇也有他的功業，他把春秋戰國混亂的局面結束了，他把萬里長城築起來了，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卒不敢彎弓而報怨」。這些功業的為功為罪，似乎也還得重新估價，不能一

口咬定，硬說都要不得。不過，這裏不想討論，暫且不談。總之，他死後的倒壽和他生前的威望，正是南北兩極，難得公允。

把君權和民權的時代背景比較一下，把明明暗暗的毒辣政策也比較一下，把一切的具體條件都比較一下，然後給秦始皇再下公正的評論吧。倘這樣還說他是暴君，那簡直是厚此薄彼，專咬死人。爲什麼大家竟要模糊了眼睛，不看看眼前？

還有一層，秦始皇以前，從沒有人統制過學術思想，這藥方還沒有人開過，靈不靈更難說。他開了而且服了，並沒有治好病，姑且如一般人所說的：他反而因此送了命吧。後來的人可已經知道這條路是再也走不通了；但他們却不，却還要走，而且走得更荒誕離奇。明明是在焚書坑儒，却偏偏說政府已很民主，人民已很自由；焚了書和坑了儒，還要說這是「民意」，這是「公憤」，這是……這筆糊塗血賬倘照樣寫進歷史裏面去，後代的讀者一定會當我們這一代全活在瘋人院裏。

現在的焚書坑儒，不僅玷污了歷史，玷污了人民，而且也玷污了他們的祖宗——他們和秦始皇連比也不能比！

## 褒美和獻媚

秦朝的焚書坑儒，我總覺得沒有滿清時的文字獄那麼可惡。因為當時的執法者，是被命令強迫的：「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李斯向秦始皇獻的策）。他們要是不嚴厲執行，也要被「坑」掉。而滿清時的文字獄，情形却並非如此，那些奴性十足的文人，要在主子面前邀功獻媚，或者報仇洩憤，文字獄往往變成了這些功狗們的鬥法場。「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要出大亂子；查嗣庭的考題「維民所止」也要大興文字獄——這都是很著名的例證。章炳麟在「檢論哀焚書」裏有這樣的一段話：

「滿洲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年）既開四庫館，下詔求書，命有觸忌諱者毀之。四十年（公元一七七六年），江西巡撫海成獻應毀禁書八千餘通，傳旨褒美，督他省備燒益急，自爾獻媚者蜂起。初下詔時切齒於明季野史，其後四庫館議，雖宋人言遼金元，明人言元，其議論偏謬尤甚者，一切擬毀。」

後來，連隆慶以後諸將相所著的奏議文錄，以詆觸見儘者，也不可勝數。這就變為漫無標準

的了。祇要自己高興，稍有挑剔的空隙，就不妨捏詞架害，獻媚邀功。獻了一次媚，主子的寵眷就必然會加深一層。「傳旨褒美，督他省催燒益急」，「獻媚」之徒，當然難免要「蜂起」了。

這種「傳旨褒美」，「獻媚者蜂起」的情形，和目前的中國極相類似。所不同的是：會場上有莊嚴的諾言，辦公廳有嚴密的命令，這是滿清的統治者做夢也想不到的好法子。但這些好法子也難免有漏洞，張道藩要四川省黨部設法制止「清明前後」劇本發行和上演的文件，這秘密早就給公開了。最近廣東省政府公佈內政部的明令，沒有奉准登記的雜誌要禁止發行，就連漏洞也不必承認有。「諾言」算是打了一次「逍遙遊」。南通西安的「坑儒」，廣州鬧市的「焚書」，抗議的儘管抗議，而「傳旨褒美」的電報，早就一道又一道的發下來了。廣州「五四」紀念日搗毀書店報館的暴徒，敢於招待「文化界」，更敢於挺胸拍肚的承認：「這是我幹的！」就是一次最公開的「獻媚」。據說有一位在北伐時忽然發跡起來的「革命家」，就會經用過「苦肉計」，自己派人在武漢三鎮滿街張貼打倒自己的標語，標語上寫明了「打倒蔣××的走狗×××」。這個「獻媚」的辦法果然很有效，終而被注意，被警識，而且被重任了。報紙上政敵的指摘，不比自己的以罵當捧的辦法更好麼？上有「褒美」，下有「獻媚」，章炳麟在「檢論哀焚書」裏寫的那一段歷史，現在又在「再版」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於廣州

## 讀明史·看現在

明朝的亡國，後代論者多切齒於吳三桂，罵他要不是爲了紅顏，認賊作父，引清兵入關，明祚就不致於顛覆。其實這是錯了的。我們祇要看看魏忠賢統治下的政績：中樞腐化，地方糜爛，吏治不修，鄉紳專橫，餓殍遍地，饑民暴動，吳三桂即使不招惹清兵，明祚又怎能再延續下去？

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胥吏篇」裏這樣寫：

「胥吏之害天下，不可枚舉，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胥吏，以徒隸爲之，所謂皇皇求利者，而尙可以爲利之處，則亦何所不至，創爲文網，以濟其私。凡今之所設之科條，皆出於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無朝庭之法。其二，天下吏旣爲無賴子所據，而佐貳又爲吏之出身，士人目爲異途，羞與爲伍也。其三，各衙門之佐貳不自其長辟召，一一銓之吏部；即其名姓，且不能通知，况其人之賢不肖乎。故銓部化爲籤部，貽笑千古。其四，京師權要之吏，頂首皆數千金。父傳之子，兄傳之弟，其一人麗於法後，而繼一人焉，則其子若弟也。不然，則其傳衣鉢者也。是以今天下無封建之國，有封建之吏。」



當時也是貪污成風，賣官鬻爵，擅發「命令」，國法蕩然。無賴子都執政當權，有學問的人自然要隱居不住了。

這就是那時候的所謂「官」，跟現在的「公僕」比較起來，不僅是面目相同，連動作也一模一樣。不過有一點，古人萬萬趕不上今人的，那就是「京師權要之吏，頂首皆數千金，」——竟這麼不值銀。現在即使是偏僻縣份的小吏，活動費動輒也要千百萬元。至於「天下有吏之法，無朝廷之法」，比現在也拘束得多。我們的「公僕」們却連法也不必有的，化裝強盜，入室登堂，倒篋傾箱，架人而去。這還要化裝，畢竟還有點顧忌。狡黠者却就可以藉法凌人，地方法院的檢察官，可以率領武裝多人，「不說明身份，不出示證件」，到一家商店裏騷擾半日，並將店東店員和住客縛解而去，釘上腳鍊。這是明目張胆，好不威風！

明末的土豪劣紳，也很不弱，趙翼「廿二史劄記」「明鄉官虐民之害」裏會這麼說：「前明一代風氣，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橫征，民不堪命。而縉紳居鄉者亦多倚勢恃強，視細民為弱肉，上下相護，民無所控訴也。」

現在有參議會，有民意機關了。但上海市區「有一候選人，曾花去國幣五千萬元，以求獲選。」（路透社通訊）廣東「電白縣紳崔錦仙與巨紳邵氏勾結以十萬元一票賄選縣參議長，但縣黨

部陳書記長却以二十五萬元一票的高價取得了勝利」，（見「華商報」）。現在的縉紳們爲什麼願花這麼多錢來獲得那地位呢？也不過是可以「倚勢恃強，視細民爲弱肉」而已。

在政治貪污，豪紳跋扈下，自然要民不堪命了。明成化初，「荆襄寇亂，流民百萬」（明史「食貨一戶口」），跟着，福建，山東，河南，湖廣，江西，四川，陝西……等地，人民紛紛反抗，終而匯合成爲總暴動，暴亂達二十多年。

那時候還沒有「異黨份子」來「煽惑」，人民迫於饑寒，不能不於死中求活。他們那時吃的也很多名堂，起先吃「蓬草」，「樹皮」，後來天冷了，草木已盡，轉吃「石塊」。當時饑民究有多少，沒有統計。而現在，我們的饑民，據說却不會少過五千萬人。

從政治經濟來看，現在和明末都極其相似；但明末因變亂而招來了亡國，我們却因勝利而躋身於五強，即此一端，我們就值得驕傲了：「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貪污的不妨更貪污，殘暴的也不妨更殘暴。我們既然憑着貪污和饑餓而抗戰勝利，同樣也可以憑着貪污和饑餓而建國成功。「觀今宜鑑古」，要拉到廁所裏去；我這篇文章的題目恐怕也寫錯了。阿門！

一九四六年五月於廣州

## 災民的食譜

看了幾個月來的一些報紙，我忽然想要搜集一下災民的食譜了。

但先前的歷史家似乎對於災民的食譜不很感到興趣。歷朝的更迭，幾乎都是歲歉年荒，饑民蜂起。但他們吃的是些什麼，除了『人吃人』那一套以外，就語焉不詳了。『王莽末，南方饑饉，人庶羣入野澤，掘鳧此而食之，更相侵奪。』（後漢書「劉玄傳」）鳧此是什麼？我沒有查，想是一種水生植物屬於荸薺一類的吧？

下面一段是記明崇禎初年的饑荒情形的：

『臣陝西安塞縣人也。臣見諸臣具疏有云：父棄其子，夫鬻其妻；或掘草根以自食，或掘白石以充饑。然此猶不足言。臣鄉延安府自去年至今，一年已不見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人民爭相採食山間之蓬草。雖曰穀物，實類於糠；其味苦澀，食之不過免死。至十月，蓬盡，則剝樹皮而食。諸樹皮中，惟榆樹皮最善；仍雜以他皮而食，亦得稍緩其死。至年終，樹皮又盡，則又掘山中之石塊而食。石冷而味腥，雖少食亦易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食石而死

者，始相聚爲盜』（「清朝全史」廿三章）

這一抄，不惟抄出了當日災民食譜的精華，且也抄出了災民被迫爲盜的事實——從而也撕碎了餓民搶米爲『奸黨』煽惑的無恥的謔言。

至於現在的災民的食譜，可也不很容易搜集。災區遼闊，饑民衆多，能在報上看到的已僅是千百萬份之一。因此，這一篇，當不免掛一漏萬。倘有好事之徒，願給我一點材料；或者有災區調查團，能報告更詳細的實況，將來却也還可以補進去的。

廣西賀縣的一篇地方通訊，報導該縣芳林鄉的饑民，吃的是榕樹葉，嫩樹葉，油菜草，粉狀嫩樹根，野菜，豬毛菜，蕉根，艾菜，豆腐（？），黃豆壳，花生（？），木朮，青菜，蠶豆，冬豆，蘿葡頭，蕃薯藤，小米粥，麥子壳等十八種。最苦的人家吃的東西，很難辦出是什麼植物。煮熟了時，那篇通訊的作者會去嗅了一下，就立刻作嘔云。

豆腐，花生恐怕不能列進災民食譜裏面去，那還是太名貴的東西。其他青菜，蠶豆，冬豆，蘿葡頭，小米粥等，一般的飢民也未必有福氣吃得到。

湖北臨參會議長沈肇年，在重慶招待新聞界時，報告湖北一十多萬災民的食譜是：野菜，草根，樹皮，觀音土，浮萍。

在廣東，最行時的是吃竹米（竹花結的子），而且還有市價，還有人囤積。但據說質地太『寒涼』，吃多了要死人的。此外，還有黃狗頭，榆葉，浸過石灰槽的牛皮，死老鼠，蝗虫……廣西柳州一帶的饑民，吃的却是松針。

我手頭上搜集到的就祇有這一點；但也已經夠了。身爲五強之一的民族，要靠這些食譜延續下去；下一代建國大業的担当者，要靠這些食譜餵養出來；而另一批以內戰爲職業的英雄們，却要靠以這些食譜過活（？）的災民們一批批擠出軍糧來！

我們的上代雖然也有災情，雖然災民享受的也是相同的食譜，但不像我們現在這樣，一方面標榜『和平建設』，一方面要向災民擠出軍糧。我們這一代是在創造歷史的奇蹟。

一九四六年五月於廣州

## 演不完的好戲

中國的有些事情，實在應該當作演戲來看的，否則就要令人昏頭昏腦地想不通。前次二中全会的彈劾貪污案是一幕，這次國民參政會的彈劾貪污案又是一幕。生旦淨丑，合力拍演，精彩處往往要令人叫絕。這裏隨手抄下幾句參政會上的台詞：「政府不要好話說盡，醜事做盡，」「接收人員簡直成了老鼠過街，人人喊打。」「接收工廠，一到就貼上大封條，工人於是失業，過幾天工廠就變成空廠了。許多人都說接辦就是停辦。」「有人說，中央政府走到那兒，物價就高到那兒。」……

但更精彩的是周謙沖的報告：「接收人員接收上海一所日本人辦了二十多年的微生物研究所，結果不過幾天，把微生物完全餓死，二十幾年的研究毀於一旦。」

話說得這麼樸素，並無半點辛辣，自然不算諷刺；但即使是一個出色的諷刺作家，恐怕也寫不出這麼好的諷刺文章來的。

這一批演員們扮演的是淨角還是丑角，局外人看不分明，難下斷語。單從台舞上的演出來看

，他們彷彿就是「紅樓夢」中的焦大。所不同的是：寧國府前門還有一對乾淨的石獅子；今天的「寧國府」有沒有乾淨的石獅子可就成問題。而且這批焦大們也還是假裝的。

主角終而出場，壓軸戲也更好看，翁××部長開腔了：「公務員八年來生活非常的苦，「清廉的人還是有，而且在我看來出於意外的多；如果還說他們撈錢，我實在很難過。」

正戲反演了，主角變成了丑角，這實在是「出乎意外的」角色。

先前，我還希望目前政治的貪污祇一時的現象，政府三令五申的懲治貪污，必然有了決心。現在看完了這齣壓軸戲，却連這一點希望也漸漸渺茫了。因為在先前，清濁間還有界限，清廉和貪污間還有鴻溝。但經翁部長這麼一解釋，這條界限和鴻溝沒有了，「貪污」穿上了「清廉」的袍服，此後再不會聽到「貪污」了。既然「清廉」的「還是有」，「而且意外的多」，「貪污」在翁部長看來自然該是意外的少了。（翁部長的話當然沒有說得這麼率直）列舉過的那些事實的陳述，精彩的質問，不就落空了麼？也就難怪「還說他們撈錢，我實在很難過了」。然而，他們也畢竟「撈」了「錢」，因為「工廠」變成了「空廠」，「老鼠過街，人人喊打」，可又怎麼辦呢？那也有補救的法子在：「公務員八年來生活非常的苦」呀。既然「生活非常的苦」，下面的話還要說出來麼？大家就心照不宣。要是還有人說政府不「體念下情」，那簡直是「毫無心肝」

，「政府」又要「很難過」的。

說中國的政府沒有進步，也未必盡然。過去的貪污質詢，要弄得那些答辯的要員們臉紅耳赤；「把中央政府的信用摧毀得乾乾淨淨，是使整個國家吃虧的啊。」這就是老實的供狀，雖然可笑，但也可愛得很；因為它竟承認了這些事實。「家醜不可外揚」，古有明訓，「政府的信用」不要給「摧毀得乾乾淨淨」，那是沒有誰敢反駁的。這是過去貪污質詢時的老實人的答辯，和這次翁部長的答辯比較起來，簡直是「其愚誠不可及」。爲什麼要承認這些事實呢？「拿證據來！」「證據給毀滅了」的將如何呢？那就是乾脆沒有「貪污」這件事。「廉潔的人出乎意外的多」，你還有什麼話好說？

戲還沒有演完，今後還要再演下去；但我漸漸擔心將來要沒有好戲看了；因爲中國的政治要是再進步，焦大的嘴巴也終有被塞進馬糞的一天。既然不承認還有貪污，那就是質詢貪污的人錯了，焦大嘴裏要被塞上馬糞，不是活該麼？

「天地大戲場」，果然沒有說錯，可惜的是：角色的身份太不明，自以爲生角的在老百姓的眼裏變成了丑角，自以爲丑角的在老百姓眼裏却又變成花旦了。

惟其如此，扭扭的扭扭，躲閃的躲閃，台下的看客却把台上底嘴臉看得更分明。



## 敲剝的花樣

官老爺一向都是靠農民的血肉來餵養的。所謂『以農立國』，意義也就在這一點上。農民的血肉是給吃定了的，有時還給剩下一點皮肉，有時却連骨渣也不剩；但朝代的滅亡也多數碰在農民的揭竿起義時。

倘把歷朝的官家抽剝農民的苛雜名堂搜集起來，一定也是一本『今古奇觀』。明朝的我搜到了一點，雖不很齊全；但也很可觀。

蘇州，松江，是當時最富庶的地方。『蘇州之田，約居天下八十八分一弱，而賦約居天下十分之一弱！』松江一府，顧炎武在『日知錄』裏說：『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愚歷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

明朝的官方，還有他自己的欺壓農民的法子，說起來要令人毛骨悚然：

『弘治二十年。戶部尙書李敏等以災異上言：『畿內皇莊有五，共地萬二千八百餘頃，勳戚中官莊三百三十有二，共地三萬三千餘頃，管莊官校招集羣小，稱莊頭伴當，佔土地，斂財物，污婦女，稍與分辯，輒被誣奏，官校執縛，舉家驚惶，民心傷痛入骨。』（明史『食貨志』『田制』）。

畿內皇莊的情形尚且如此，上行下效，到了山高皇帝遠的地方，當更不堪聞問了。

除了『稅糧』，除了敲骨吸髓，也還有很多苛捐雜稅，都是在田賦上打的主意：「嘉靖中，以俺答入寇……帝乃下詔：『不集兵無以平賊，不增賦無以餉兵。其累吾民一年。』」這是當時的剿餉，預期征收一年的，但餉完了，賊沒有勦平；於是又增加一種練餉：「蔣景德對帝曰：『既有舊餉五百餘萬，新餉九百餘萬，又增練餉七百卅萬，臣部實難辭咎。今兵馬猶未練，徒爲民累耳。』」（『廿二史劄記』）

當時的所謂『遼餉』，『剿餉』，『練餉』，都是加在田賦上敲剝農民的：「蓋自神宗末，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總名遼餉。至是復增剿餉，練餉，先後增賦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爲盜矣。……總督催漕運，馳疏言：『臣有事河干一載，每進父老問疾苦，皆言練餉之害。三年來，農怨於野，商歎於途，如此重派，所練何兵，兵在何所？奈何使衆

## 敲剝的花樣

瓦解一至此極乎？」（『續文獻通考』）

敲剝農民，歷代的統治者都走着「一條老路。抗戰以前，據說有些省份連民國九十年後的田糧都預借完了。抗戰以後，鈔票不值錢，想起了『征實』，後來加了『征購』，『征借』。抗戰結束後，內戰轉殷，軍食浩繁，就『徵實』，『徵購』，『徵借』一齊來，和明朝的『遼餉』，『勦餉』，『練餉』一脈相承，配起來也恰好是現成的一對。這不是歷史的巧合，而是敲剝的老花樣。不過有一點是不同的：『遼餉』，『勦餉』，『練餉』，都是田賦上增的名堂，而『征購』，『征借』可就巧妙得多，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可自由自在的馳騁了。

這真叫人不敢再想，一想，又要毛骨悚然的。

一九四六年六月於廣州

## 人狗之間

據說，狗和狼原是本家，一經主人的豢養以後，就變成了仇敵，狗就養成了狗性，幫着主子來剿滅自己的本家了。

這樣的例子，人世間也同樣可以找到：叛國的降將，往往也是最可惡的敵人。滅絕宋祚的正氣節的文人，應該例外了，但實際上却並不如此。清雍正年間，發生過這樣的一件文字獄：

湖南衡陽的曾靜，忽對提倡民族主義，具有排滿思想的呂留良的遺著感到興趣了，便遣張熙到浙江的呂家訪求遺文，盡大傳播呂氏的民族思想，自己做了呂氏的信徒。這樣還不算，還遣張熙去說四川的總督岳鍾琪，叫他發動反滿；但給岳鍾琪告發了，便招來了這一場的文字大獄。呂留良及其子呂葆中，弟子嚴鴻遠等均因已故，受到了戮屍的酷刑；次子呂毅中被處斬；其他呂氏子孫則被發往寧古塔爲奴；婦女入宮。至於曾靜和張熙，本來是這案子的主角；但因中途變節，悔過轉變了，反而托福無事。後來歷次曾靜的口供和雍正所降的諭旨合刊一本書，叫做『大義覺迷』。

錄』，後面還附刊了一篇曾靜悔過後所作的『歸仁說』，居然有着這樣的話：『……世人不察，往往謂東土非中華文物之會，並不知列祖相承之德，妄以『春秋』之義，引孔子之評管仲。甚至有惑呂留良之逆說者。其名爲欲正大義，而不知反戾生人之大義也。……』這真轉變得快，一下子就認賊作父，自打嘴巴；但這樣也還是無效，『大義覺迷錄』又於乾隆中給收回去了，曾靜及其黨羽也終而不能叫異族的主子放心，終遭屠戮——這真是活該！

曾靜的中途變節悔過，正和現代的背叛革命的文人如出一轍。當曾靜正『惑於呂留良之逆說』時，他實在把革命看得太容易。叫張熙去說岳鍾琪發動反滿，簡直就是一場賭博，失敗了後，他就再來一次投機。投機始的也就以投機終。可惜曾靜早生了兩百年，否則他的投機在現在却可以大行其道，左右逢迎。滿清的『主子』未必一定是囿於種族的成見，不敢輕信漢人；大半恐怕還是太拘泥於文人的『氣節』，要嚴懲反獨的小人吧。否則此風一長，大開了投機之門，這對於統治階級，並沒有什麼好處。

但現在的統治者却比滿洲人聰明得多了，背叛了革命的文人他們固然收羅，連當了漢奸的文人他們也一樣的『愛護』，所不同的是：對前者要發『反共』的通電，對後者却不必寫『反奸』的文章，優禮有加。這和滿洲人的『大義覺迷』以後，還要給欲頭的比較起來，畢竟是寬容得多。

了。

但有一利也必有一弊吧，寬容儘管寬容，「無行」的文人畢竟還是不行的。「無行」之後，跟着「無文」，做官的做官去了，做不到官的便變了一條給主人豢養的狗，吠影吠聲；而且，還要用刺刀和槍彈，屠殺昔日的「本家」。他的嘴臉比他「主子」的嘴臉還要醜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和狗的界限實在還不夠一張薄紙。

一九四六年六月於廣州

## 仕商同途

『學而優則仕』，自古已然；『仕而優則商』，却是抗戰後的盛事，流風所披，于今尤烈。中國的商人和政治，淵源很深，考證起來，始作俑者，大概要算戰國時代的呂不韋了。他當時眼光遠大，看到了『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把潦倒在邯鄲的秦質子異人（子楚）圖爭到太子的地位，親爲畫策，並斥資活動和游說，一手包辦，終而成功。子楚顯赫起來，變作秦莊襄王了。而且，連子楚的夫人，也是呂不韋自己的『情婦』，後來生的兒子政，就一直給人罵到現在的秦始皇，也還是呂不韋下的種。一直等到秦始皇登了王位，太后還當着呂不韋的『姘頭』。一個商人這樣支配着政治，而且弄混了皇室血統的，從古迄今，恐怕很難找出第二個人來。

他既然在政治上投下了這麼大的資本，自然有所企圖；因此，在莊襄王時代，他做過丞相；在秦始皇時代，他又當了相國。當時投靠到呂氏門下的『士』，竟達數千人，勢力和氣餒足傾朝野。而且，還要『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史記『呂不韋傳』）後因嫪毐案件的牽連，終被免

賤，而且終要飲酖而死——那是嫪毐的荒淫累了他。

呂不韋寫的傑作，可說是『商而優則仕』的典範。比『仕而優則商』的優劣如何，似乎還沒有人論斷過。

不過，有一件事是很顯然的：現在的政客向商場的投資，有百分之百的保險，既保險平安，又保險『一本萬利』。而呂不韋的事業却就艱巨得多，也冒險得多：第一，子楚有兄弟二十餘人，自己居中，沒有做太子的希望。呂不韋出錢投資，可說是毫無把握。第二，立太子的事，即使有了錢，問題也還很複雜，還得說服安國君及華陽夫人，要他兩夫婦答應『立為適嗣』才能定案。第三，萬一立了之後又忽然中途短命呢？難怪子楚當時要頓首道謝：『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可見這條路不容易行，要行也不易行得通。後來『商而優則仕』的方法却簡單得多；送厚禮，走內綫，或者拉皮條，用美人計。但這樣『仕』起來的也祇能是小官，和『相國』比也不能比。

『仕而優則商』的可就闊得多了，坐在辦公廳裏兼任六十二家公司的董事，資本也是人家白送的乾股。這是上焉者。中焉者則設立電台，中外互應，天下之大，儼然一家，鑽石珍品，飛機運送。下焉者的也還可以在放行證上蓋關防，挪用公款做資本，軍用卡車運貨物。至於如過去的



中茶公司，火柴和食糖專賣公司，貿易委員會……等等；那是官商一家的示範，都賺了大錢，獲了厚利了。倘若給人告發了貪污，那就索性入美國籍去，如中茶公司的總經理李泰初先生。做官雖不應貪污，從商却必須獲利，以商養廉，有何不可？至於『賺錢』和『貪污』弄混了的，那是『官』『商』『混』了『賤』的緣故。

這樣看來，『商而優則仕』到底還不如『仕而優則商』。

一九四六年六月於廣州

## 雙星會（雜曲）

牛郎星整日長相怨，

織女星腸斷蘆溝變；

看今宵頃刻渡天河，

九年長闊別又重見。

（東風第一枝）（生扮牛郎引二牧童上）行近中天，快將重見，相思真個難熬。砲火烽烟未息，人間血濺屠刀，降幡早豎，別辜負了今夕良宵；但願會着那嬌娥，重抱一搦纖腰。（白）我乃牛郎星是也，年年今夕，會織女星，片頃歡娛，一年腸斷。不料九年前蘆溝橋事變，強敵大動干戈，從此年年今夕，烽火遮斷了天河，烏鵲亂飛，鵲橋難搭。今年幸好敵人投降了，我兩人又可在鵲橋相會。『春宵一刻值千金』，我那嬌娥想必快到來也。

（玉樓春）（丑扮二牧童村婆執燈引旦織女上）歡情今夕從天降，放眼銀河樂未央；（村婆）但教今夜不同前，我在隔河偷眼望。（到介。牛郎織女，隔河招手，萬種恩情，都憑眼波傳遞

。一羣烏鵲，正從遠處飛來；剛欲搭橋，忽然下界炮聲大作，羣鵲又給嚇得驚飛四散。）（牧童，村婆）不好了，不好了，下界的砲聲又轟起來了，一準是內戰的砲火呀！該死的內戰『英雄』們，又驚嚇了這批驚弓之鳥，牠們一下子都飛光了。可憐只剩下他和她呀：盈盈拋淚眼，相對竟無言；咫尺天涯望，銀河路幾千！

（過曲）（念奴嬌序）（生）別離九載，今宵相會到，何堪兩地鴛鴦！萬里雲霄，天付與，又成春夢一場。思量，遙望雲鄉，銀河橋渺，內戰因何不相讓？想從前，年年此夕，地久天長！

（前腔）（旦）夢想，願又難償。恨人間砲火，轟得鎖天價禱。鵲橋斷了，押不盡，淒涼悲淚盈眶。氣喪，離合悲歡，柔情萬轉，那堪孤枕訴衷腸！

（中呂）（古輪台）（生）說天上，一年一度可成雙，而今也竟成虛妄，淚眼汪汪。隔河相望，怎和她輕偎低傍？（哭介）內戰不停，砲聲還嚮，雲雨巫山在斷腸！（旦）今宵宴賞，看人間在捧霞觴，銀河迢遞，鐘鼓三更，乞巧嬌娘，玉露濕雲裳，還凝望，雙星今夕作鴛鴦！（生白）可憐那些癡兒女呵，怎知道今宵天上，不比人間！

（前腔）（換頭）（合）下望，人間銀燭影千行。傷心處，紅塵男女，尙可成雙，婦隨夫唱，笙歌處處繞紅粧。怎似我倆，啼啼喚喚，十年辜負好韶光。雲翳霧障，分兩地夢斷高唐。更闌

夜靜，人間夢迴，鷄聲三唱，炮聲還在響。今夕呵，隔河相會最神傷！

（餘文）（生）夜已盡，話猶長，明年今夜從頭講。（合）但願和平自天降！（旦痛哭倒地介，生悲痛欲絕。曙色來臨，黯然引退。）

一九四六年九月

## 又是暗殺

暗殺事件，最近似乎又多了起來。前些時，有西安的李敷仁事件。最近，李公樸和聞一多兩先生又先後在昆明被暗殺了。

這些暗殺，有嚴重的政治背景，幾十年來一脈相承。抗戰前幾年，有楊杏佛，史量才兩先生的被暗殺，鬧得滿城風雨，沸沸揚揚。抗戰初期，暗殺的槍聲安靜了一些時候。抗戰結束後，跟着對外的槍口掉轉了頭，暗殺的槍口又向好些人身上來射擊了。

政治暗殺在中國，由來已久。最著名的是戰國時的荊軻刺秦王，和後來張良的椎擊博浪沙。雖然都失敗了，沒有成功；但當時和後代的同情都落在刺客的身上。原因很簡單：這是秦皇殘暴的結果。被刺的是壓迫者，刺客是被壓迫者，被壓迫者以暗殺的手段來對付壓迫者，雖然不是一件有效的工具，但却是一件很自然的工具。民國以前，革命黨人以暗殺來做革命的手段，如溫生才之行刺孚琦，徐錫麟的刺殺恩銘，都是例證。當時和後代，雖不一定贊成這種義舉，却一定同情這種義舉。

政治上的暗殺，後來也給軍閥採用了。流風所披，直延至今。這和過去的暗殺有本質上的不同：過去的刺客都是被壓迫者，現在的却是壓迫者。壓迫者要在政治和法律以外用恐怖手段來對付政敵，這就變成了卑鄙，下流，不僅得不到絲毫的同情，而且招來了萬人的痛恨。荆軻當日的「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何等悲壯激昂。現在的刺客却有法網的掩護，得手以後，還要煞有介事的懸賞緝兇，企圖洗清自己的血手。

不過，血手可以扼殺死者底生命，却掩不盡生者底眼睛；倘劊子手們竟也在暗地裏刺殺了刺客來滅口，企圖用掩眼法來欺騙老實的人民，自然還有聰明的眼睛看得出劊子手們更醜惡的臉譜！

一九四六年九月

## 『荒涼』的註脚

廣州當局對民主文化的德政，是搗毀，劫掠，查封的三部曲。等到如秋風掃落葉，三場功德完滿以後，不僅民主刊物在廣州市上絕了跡，連民主派文化人的影子也絕了跡；於是廣州的『英雄們』便不禁感慨繫之起來：在文化協會會議場上搖頭歎息，據說歎息廣州文化的太過『荒涼』。

這是『英雄們』的躊躇滿志，還是阿Q式的勝利的悲哀？『英雄們』沒有說明，局外人無從揣測。但據我看來，似乎兩者都有；而且，應該還有別的花樣。

最近一年來，『英雄們』的打武場不斷的在擴張，過去還算清靜的文苑裏，現在也忽然闖進打手來了。文壇雖然不招武士，但武士却攀登了文壇，演全武行，大打出手。寂寞的文苑，一下子變得沸沸揚揚了。

武人的愛上文壇，並不自今日始；但從前的武人却規規矩矩，皈依文教，附庸風雅，偃武修文。我還看見過一首這樣的諷刺詩：

『武生入聖廟，夫子莞爾笑。子貢聞之怒，怒其不同道，子路聞之喜，喜其有可取；他日行三軍，令他檢馬屎。』

這是古之文士的看不起古之武人，更看不起武人的冒充文士；但這光景早就過去了，現在是槍桿統治着筆桿，文人向武士低頭，不僅低頭，而且要靠他吃飯。文人走到這一步，自然又走到末路了。

但現在文壇上的打風，却並不全是武人的表演，大半是從文壇的角落裏跳出來的『草莽英雄』，是新興才子兼打手的傑作。他們原就不『文』，但要冒充文士，才能皈依槍桿。皈依之後，亦步亦趨；這是『無行』。無行以後，更加無文；而對於文壇上的正在橫戈躍馬，吶喊搖旗的一羣，似乎竟有痛心疾首之感了。揮文作戰，既非所長，那就祇好槍帶橫腰，儼然武士了。

從武人看來，他們是『可教』的『儒子』；從文人看來，他們是墮落的奴才。他們就這樣浮遊於文武之界，隱身於槍筆之間。在武人面前，他們也搔首弄姿，舞文弄墨；但在文人面前，他們却揮掌踢脚，光棍一條。他們底文化圈是叭兒狗的宿營地，爲已祇在賺錢，對上祇在報銷，讀者既掉頭不顧，自己也毫無信心。廣州文化『英雄們』的『荒涼』感，正是叭兒狗致命的悲哀。這一種難言之隱，才子兼打手的『英雄們』祇好『心照不宣』，說不出來的。



但這批『英雄們』的『荒涼』感，不先不後，恰在掃蕩了民主文化之後發表出來，應該還有更超越的打算：這就是無聲的『招降』。

人家底文化既然寸草不留，自己底文化又祇是一串狗屁。他們既嫉妬別人的彪炳戰績，又憤慨自己豢養下的狗的低能。說他們完全不要文化麼，却也未必。他們不要的祇是人民的文化，而對於叭兒狗的文化則發揚惟恐不力。可惜的是：叭兒狗底尾巴祇能向主子乞憐，却不能向文化乞師。

文化的『荒涼』，不是文化界每個人都有責任麼？來吧，我們有刊物，有稿費，學會了搖頭擺尾的，還有官做：這就是『英雄們』底『招降』術。

可是，文武有界，人狗殊途，打風既然是末路，『招降』也祇好『撲空』。『撲空』之後，又要出動叭兒狗了，挨家按戶，強迫訂閱他們的刊物。刺刀屠戮了人民的文化，自然也可以迫使讀者低頭。不過，強迫之下，『訂』是『訂』了；倘『訂』而不『閱』，却又如何？『牛不喝水強按頭』——但按了頭也可以仍然不『喝水』的。

但『英雄們』的算盤也不會打得這麼遠，祇要印出來的刊物可以收回一部份本錢，報銷賬上既有好文章，自己臉上也似乎有光采。文化圈中，此後也似乎不算『荒涼』了。

原來『荒涼』的哀鳴，也預伏着以刺刀強迫訂閱叭兒刊物的張本，說『英雄們』沒有深謀遠慮，似乎也不公允。

但文化圈裏從此有了統一的吠法，一致的尾巴，『荒涼』誠然是不『荒涼』了，可惜那已變成了『狗底世界』！

一九四六年雙十節後一日

## 理想的圖案

『義犬救主』的影片在戲院映過了，各方的輿論似乎都很有好評。我就是受到輿論的慫恿在最後放映那天才去看的。聽聽前後左右嘖嘖的贊歎聲，就可以知道一般輿論是怎樣佩服那『義犬』了。

據說，『義犬』比有些人更富人性，雖然牠給主人賣了，但牠心向少主，一次，二次，三次的衝出鐵籠。最後一次，且遠涉關山，歷盡艱險，幾乎喪命，終而歸來。即此一端，就可見牠不是一條平常的狗了。

象狗家會感到自己的平庸，但也找到了理想的圖案；哈叭們看到了諷刺的塑像，但也會鄙視牠笨拙的糊塗。狗的身上有人人的靈魂，奴才身上反而缺少狗底德性；人狗之界，到底糝糊起來了。

給主人出賣了，才有機會顯出狗底忠誠，這也許就是所謂『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吧；不過狗原是狗，牠是『有奶便是娘』『人盡可主』的畜生；但這『義犬』却不忘舊主，耿耿忠心

，這就越發顯得『義犬』之爲『義犬』了。不過，主人所賞識的美德，却也正是哈叭們的窮途——倘都這樣的『從一而終』，甚至給主子賣了也還死心塌地，無槽可跳，無機可投，這不是一條死路麼？聰明的哈叭們是寧可捨此而就彼的，那是：誰豢養牠，牠就忠於誰；倘若另外換了主人，牠就搖着尾巴，過別家去。漠漠的平原才可以放足，廣闊的天地才可以逍遙。至於那條『義犬』，對於主子，誠然值得心嚮往之；但對於哈叭們却就不足爲訓了。

但也還有另一種看法：牠的熱愛少主，祇是一片至性，並無所謂忠誠。牠不勢利，也不兇惡。弱小如羔羊，牠不忍欺負，兇猛如狼犬，牠却不低頭。雖然受了槍傷，牠還買其餘勇，力挫強敵。這比起祇迎財神，偏咬窮漢，狐假虎威，專欺弱小的哈叭來，却又不可『同日而語』了。

狗有至性，發揚之足媲美於『聖人』；人有狗性，發揚之則適成爲賤狗。但古今的豢狗者，從不管狗的賤不賤，祇問牠的忠不忠。古今的叭兒們，也從不問主人的愛不愛，祇問自己的利不利。如此，狗道愈寬，人道愈渺，發展下去，人底路慢慢變成狗底路了。

但這樣的狗，不會得到主子怎樣的垂青也是顯然的，牠太狡詐，也太乏，於是，『忠義』的名堂又出現了，既忠且義，似乎比『義犬』的牌子還金。但也是古人說的：義者，利也。奴才總不願意自尋末路。因此，『義犬』就仍然是豢狗家理想的圖案，哈叭們諷刺的塑型。

## 後記

剪剪貼貼，終於把這本雜文集子編好了。趁着電燈還亮，興緻還濃，人聲漸稀，車聲漸渺的深夜，想記下一點不多算餘的感想在這裏。

我的開始寫雜文，是十幾年前的事。當時的筆尖指着假裝的紳士的面孔，虛偽的衛道的門徒。但那些文章，現在却連一篇也不剩了，它們全都燬滅在戰火裏。過了時的東西，燬滅了也不足惜；因為後來踐踏的泥土更深，眺望的世界更廣，筆尖找到了更光明的方向，愛和恨的情感也更深沉。

收集在這裏的，大部份是最近一年的東西，小部份是抗戰期間的作品；因為我想留下一條走過的方向的痕迹，和大時代的時空的臉容。雖然有些東西已是過了時，但我仍然不想丟掉。這裏記錄了我對歷史和現實的愛和憎，有歡欣也有憤怒，有沉痛也有悲愁。我希望我筆尖所指的方向，也就是歷史所走的方向。我的印行這本集子，就算在歷史面前許下了這份心願。

但在這期間，也有一些前輩勸我不要再沾惹雜文。他認為這些小文章不成材器；橫眉怒目

，也太不像一個文人。要我從此草心洗面，放下『屠刀』。但我拒絕了這番好意，因為抓在我手上的不是『屠刀』，僅是一枝禿筆。要是連這枝禿筆也要我放下時，則我所要換過的決不是羔羊的馴服的心，而將是更有效的別的武器。

其實，我也不想再寫雜文了的；但荒唐的現實，却迫得我歇手不下。最近一年，有誰沒有看夠現實的諷刺劇麼？忽而是慘勝，忽而是血光；忽而是諾言，忽而是打手；忽而是言論自由，忽而是搗毀封禁；……我的這些文章，一大半就會經裝飾過『言論自由』的門楣；但那光景可也暫得很，一下子『自由』的粉臉又給血手弄污了。於是，拆掉門楣，剩下的又是打手們的天下。過去幾年，言論還有一個圈子，文章寫委婉一點，檢查官底筆下還可『通情』。現在，封禁代替了檢查，手槍代替了剪刀，圈子縮成了黑點；自由祇許欽定，說話祇許傳聲。然而，幸乎不幸乎，我們據說已是泱泱大國民了！

中國的歷史，走的不是回頭路；但在歷史的血泊裏，却沉積着無數腐朽的蛆虫，一有牽動，所有的蛆虫都浮動起來，要把新的嫩芽連根咬掉。他們要把中國永遠封禁在殘破的廢墟裏。這批蛆虫，看起來像在反芻歷史，但實際上却都是魘魅的化身。我把這些蛆虫的底臉譜紀錄下來，目的不過想叫大家到這池邊照視一下，看看我們所沾沾自喜的新史頁，竟還蠕動着醜惡的蛆虫和醜

## 後記

惡的魑魅。但他們的迷戀殘骸，腐蝕新肉，却也教聰明了新生的一代：忍痛把腐肉割完，新肌肉才長得出來！

我手裏捏着這些稿子，一直像是捏着一顆炸彈。我願它爆炸，化成灰，化成土，但也要連同炸掉那些蠕動的蛆虫和醜惡的魄魅！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初寒之夜

# 反 芻 集

著 者 者 樓 棲

出 版 者 者 文 生 出 版 社

總 經 售 者 各 大 書 局

出 版 期 者 卅 五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印 數 者 一 二 〇 〇 〇

定 價 者 每 冊 港 幣 一 元 六 角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82

4-1944

2